



# 联合国 大会



PROVISIONAL

A/PV.2415  
24 November 1975

CHINESE

## 第三十届会议

### 大会

#### 第二四一五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星期一下午三时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

格罗泽夫先生

(保加利亚)

(副主席)

一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的报告书(23)(续)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LX-2332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分发的，提出更正的时限是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一日。

请各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限制。

75-70385/A

下午三时二十五分会议开始

议程项目 23(续)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的报告书（A/10023与增编 1 - 9）

彭察格诺罗夫先生（蒙古）：大会现在讨论的项目是关于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执行情况。我们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联合国创立的第三十年这个时候来讨论这个项目。

反希特勒联盟中的各国人民在与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势力的斗争中赢得了伟大的胜利，而在这个过程中苏联曾作出具有决定性的贡献。这个胜利替受到殖民统治的和未独立的国家中的民族解放运动打开了新的途径和可能。遍布世界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崛起对民族解放运动提供了强有力的动力，而后者，归根结蒂地说，打败了各洲的殖民主义政权。

有了社会主义国家集团的合作，为自己的自由和独立而奋斗的各国人民已找到了新的朋友和同盟。我们都知道，从过去到现在社会主义国家对那些为了争取国家的独立，反对恢复殖民政权的企图，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干涉而奋斗的各国人民在道德上，政治上，和物质上所提供的支持是极重要的。

联合国在它的宪章中主张所有国家自决和平等的原则；我国代表团愿强调联合国在消灭殖民主义上所作的贡献。在关于非殖民化的许多决定中，由苏联倡议并经过大会在一九六〇年通过的第 1514(XV) 号决议，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应得到特别重视。该宣言以具体和实际的方式将联合国与我们这一代中最基本和进步的进程结合起来，这样做就促进了联合国在消灭殖民主义方面的活动。在联合国促进消灭各种形式的殖民主义以及其各种现象的活动中，为了执行该宣言所作的努力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我们很高兴地注意到，在通过了该宣言之后的十五年中，民族解放运动的节节胜利造成了世界政治地图的巨大改变。从崩溃中的殖民主义帝国所留下的废墟中升起了数十个新兴的独立国家，它们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活跃的角色。

在近几年的国际局势中，缓和成了主流。我们已经看到，这对进一步地加强解放斗争造出了有利的条件，并促进了国际上为消灭殖民主义的遗迹和根除种族主义所作的努力。民族解放运动最近达到的一连串成功证明了这一点。关于这一点，我很高兴地强调，今年，一九七五年的最显著大事就是非洲自葡萄牙殖民主义之下全部解放出来。这个解放不但是由于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也由于葡萄牙法西斯政权本身的失败。在非洲这个形式上最根深蒂固的殖民主义的最后铲除以及莫桑比克、安哥拉、佛得角和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等新独立国家的成立就从本质上造成了一个新局面，它将有助于加速消灭在非洲南部的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最后遗迹。

今年，巴布亚新几内亚和科摩罗的人民获得了独立，而且我们正等待着苏里南于最近的将来宣布独立。我们并认为，在最近的将来更多的殖民领土应当得到它们的独立。

同时，我们必须指出，各种各样的帝国主义势力和反动势力正在作绝望的挣扎，企图拖延非殖民化的过程，阻止真正的爱国力量，也就是反殖力量，去得到政权。最近我们诚心地欢迎安哥拉的诞生。许多国家，包括我国，已加以承认。但是，该国独立的庆祝受到外国反动势力干涉的破坏。该反动势力不但挑起了内战，并且企图以武力干涉。从新闻报导中我们注意到，南非的正规军和前葡萄牙殖民军队中的雇佣军正参与反对这个新国家的军事活动。多年来安哥拉民族解放运动，也就是安哥拉民解，曾经领导解放安哥拉的斗争，予殖民主义者以重创，这是素为人知的。该运动现在又肩负起了以武力斗争来反抗外国占领的主要责任。

我国代表认为，为了要达到独立和进步等目标的胜利，很重要的是结合力量，加强和支持反殖势力。目前，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等势力正在试图

保存它们在非洲南部的最后堡垒，因此威胁到该地区的和平和安全。比勒陀利亚与索尔兹伯里政权看到了葡萄牙殖民主义失败之后所产生的新局面，以及世界舆论对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强有力的谴责，因此要想试用各种各样的策略，这正是它们的本色。它们一方面对土生人民加强压迫，另一方面要求所谓的交换意见，想以此与非洲国家联系和妥协。还答应提供财政和经济援助。这两个种族主义者想用这些手法来削弱民族解放运动，并且在反殖和反种族主义的阵营中造出分裂。在我们看来，这些手法的目的不过是将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等制度现代化，以之维持殖民主义制度。

我们也要提到南非在非法占领的纳米比亚领土上所玩的手法，特别是所谓关于纳米比亚的制宪会谈。它的目的显然是将该国沿着种族界线分裂，从而帮助维持殖民统治。我国代表团对非洲统一组织今年四月在达累斯萨拉姆召开的特别会议中所发表的宣言表示完全支持。在该宣言中，非洲国家表示它们一定要达到津巴布韦和纳米比亚的独立。

假如联合国中所有会员国都能够一丝不苟地去执行联合国的有关决议，那么非洲南部的情况会与现在大不相同。非洲南部的种族主义政权所以能够存在，是得力于某些西方国家和某些跨国垄断公司的支持，这点已不是秘密。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根据充分的证据作出结论，认为巨大的世界性垄断公司所给予索尔兹伯里和比勒陀利亚政权的支持，以及西方国家以资金和技术参与对殖民领土的剥削，加强了种族主义政权。根据特别委员会的报告，南罗得西亚百分之八十的矿产和在纳米比亚提炼出的有色金属中的百分九十都是在外国的公司控制之下；它们并且从中获得巨利。我国代表团认为，跨国垄断公司的控制是非洲南部各国人民取得国家独立的基本阻碍之一。对津巴布韦、纳米比亚和南非的民族解放运动，我国代表团要表示愿意加以支持并与之团结一致。

对那些为了他们的独立而奋斗的非洲自由斗士，我国促请联合国及其特别机构加强它们在政治、物质和道义上的帮助。

我们也不想指出，在所谓小领土的非殖民化方面，还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我们都知道，在世界各地有一些领土，许多岛屿和群岛都依然在殖民控制之下，而它们时常被管理的国家用于军事战略的目的上。这当然对那些地区的和平和安全构成威胁。联合国应致力于使那些领土非军事化和非殖民化。

今年初，在二十四国特别委员会中，秘书长在他的发言中强调，只要在殖民统治下生活的各地人民还没有完全获得独立和自由，联合国的工作就没有结束。目前的国际局势对执行这个历史性的工作是有利的。大会有必要向行使管理权的国家呼吁，订出一个日期，在不久的将来使还在它们管理下的领土得到完全非殖民化。关于这一点，我国代表团已经表示了它的看法。二十四国特别委员会在执行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上有用的活动，得到我国代表团很高的评价。

在结束时，我们要强调，在现存的情况下，当那些获得独立的各国人民为了要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国际新秩序，为了保证他们对自然资源的主权，而正在与殖民主义的残余和新殖民主义的政策搏斗时，上面所提到的一些宣言的条款是特别适时，因为它们重申了各国人民去执行和实施他们自己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权利。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其他的重要文件，如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决议和《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等，所有这一类文件都是对具有历史性的非殖民化宣言中内容的引伸和扩充。我们相信，如果完全执行该宣言中的目标，消除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残存的遗迹，那么国际紧张局势的危险温床就可消除，国际气氛可以恢复正常，各国人民在社会和经济进步的加速也可得到促进。

奥列乌努克先生(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我们这一时代需要立刻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就是完全而确实地消灭可耻的殖民制度中所有的遗迹。

在通过了由苏联发起的决议，呼吁立刻和无条件地结束一切形式和表现的殖民主义以后，十五年来，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所表现的是以无休的奋斗去完成该历史性文件所标示的原则。

这个艰难奋斗的成果很清楚地显现在本届大会中。我们在此欢迎了一些新国家：佛得角，圣多美和普林西比，莫桑比克，巴布亚新几内亚，和科摩罗。这些国家都获得了它们的主权。

今天我们要向安哥拉人民祝贺。他们在安哥拉人民解放阵线（安哥拉民解）的领导下获得了独立。大约有十个国家已经承认了安哥拉。

但是，这些新国家进入主权国家的家庭中来所应有的庆祝却蒙上了一阵阴影，因为我们了解到，由于反动派和主要是在非洲南部的种族主义者抵制的结果，数十个领土上成百万人民依然没有他们不可剥夺的自决和独立权。在南非，在纳米比亚，在南罗得西亚，今天一如往昔，依旧是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政策的天下。可能就在这一刻，沃斯特手下的凶手正在打击纳米比亚的自由战士。也很可能在这一刻，在南罗得西亚讽刺地自贝多芬第九交响乐中选出的“欢乐颂”——它的国歌——的音乐伴奏之下，白种法官正在判处津巴布韦爱国者的死刑。这一切可能都还伴随着一些不人道的待遇，例如用来镇压土生人民和咒咀他们生活于凄惨羞辱之中的法律和规定。

二十四国特别委员会报告中的第十章指出，在去年的一整年中，比勒陀利亚政权对纳米比亚的人民，尤其该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成员，更加强了它的恐怖统治，使用谋杀，集团拘捕，拘留，殴打以及其他压迫措施和手段。但是南非种族主义者已占领了纳米比亚十年。而把这个政权强加于纳米比亚所用的方法则是对土生人民使用恐怖和暴力的手段，它的监狱中关满了政治囚犯。

另外一个例子见于沃斯特常作的声明，表示他已准备开始对话，并答应放宽种族隔离制度。但是，事实却证明了我们的看法，那就是，这不过是文字上的烟幕，压迫者用它来遮掩他们狰狞的面目。与置数百万人民于死地的刽子手有什么对话可以进行的？

不行，没有妥协也没有对话。只有纳米比亚人民的最后和确实的解放。只有给予这些人民真正的自由和独立。

津巴布韦的人民也进行了长久而艰苦的奋斗。在那个国家，伊恩·史密斯和他手下一小撮人还依然非法地统治着。我国代表团在第四委员会中已经表示了它对南罗得西亚问题的看法。我们知道，当在南罗得西亚的少数政权篡夺权力时，联合国谴责了该政权，并指伊恩·史密斯集团的行为为罪犯行为。我们也知道，某些西方国家和它们的垄断公司以及所谓跨国公司都曾经不断地违反了联合国所决定的制裁行动。在特别委员会的报告中，超过十二页的篇幅用于列举违反了对南罗得西亚制裁行动的国家和公司。该报告并举出关于支持该种族主义政权的事实和数字。

根据来自极可靠来源的事实，我们有理由指出，非殖民化进度迟缓的主要理由之一就是在于帝国主义的国际垄断公司。它们在殖民领土上的投资活动激励和鼓励了那里的种族主义政权。

每一个头脑清楚的人都了解，殖民主义，种族主义，以及种族隔离政策都是历史上过时的东西，它们早晚会消失的。但是我们却绝不能忘记野兽作垂死的挣扎时是最危险的。那种政权存在一天，每一天就造成无数的损失和无数的牺牲者。

最近就有这个事实的例子。在安哥拉人民获得独立才不过几天，南非的军队和白种雇佣兵就从被占领的纳米比亚侵入安哥拉。

谈到这里，我国代表团想谈谈所谓“小”的殖民领土。殖民主义者将他们的岛屿领土用作军事基地；因此，他们试图以各种方法维持他们对这些岛屿的控制，并且以各种可疑的理论来证明，他们想要将这些领土与宗主国联在一起其实是为了当地人民的利益着想。在我们看来，这些理论只不过是企图长期保持这些领土的殖民现状，使它们不能获得它们自决和独立的主权。非殖民化宣言的通过是在十五年前，而这一段时间并不算短，我们再不可以将独立拖延下去了。我们现在遇到的是给予所有依然处于殖民状况的国家和人民立刻独立的迫切问题。大会有责任要求执行非殖民化的决议。

我国的各族人民忠于他们的国际义务，对反抗殖民主义而奋斗的人民从过去到

现在一直给予所有物质和道义上的帮助，将来也会继续如此。我国代表团愿意再一次重申，我们完全支持联合国所通过的非殖民化决议和决定。

十五年前在苏联的发起下通过了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宣言，到殖民主义最后被根除时，那就是联合国所有努力的顶点。

赖亚力先生（中国）：

一年来，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和超级大国霸权主义的斗争中，取得了新的胜利。过去的一年，是伟大非洲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迅猛发展，胜利前进的一年。在非洲人民的沉重打击下，葡萄牙在非洲长达五个世纪的殖民统治已经土崩瓦解。莫桑比克、佛得角、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以及科摩罗人民经过长期英勇斗争，终于获得了民族独立。南部非洲尚未获得独立地区人民的解放斗争和群众运动正在深入开展。津巴布韦人民在广大非洲国家和人民的支持下，不畏强暴，克服重重困难，坚持武装斗争，不断给史密斯政权以沉重打击。纳米比亚人民在反对南非种族主义当局非法占领，争取民族独立的道路上继续前进。阿扎尼亚人民反对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的群众运动有了新的发展。非洲各国人民在共同斗争中，同仇敌忾，互相支持。今年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召开的第十二届非洲统一组织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通过了一系列决议，重申坚决支持南部非洲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团结反帝、反殖、反霸这个战斗口号响彻了整个非洲上空。

应当指出，非洲民族解放斗争的发展道路并不是平坦的。一方面，老殖民主义者不甘心失败，正在玩弄种种阴谋诡计，为保存其万恶的殖民制度而垂死挣扎。另方面，争夺世界霸权的超级大国正在加紧渗入。长期以来，一个超级大国想方设法帮助维持南部非洲的种族主义政权，而另一个打着“社会主义”招牌的超级大国，则对民族解放运动挑拨离间，破坏团结，制造内战，力图取代老殖民主义，控制这些地区。最近在安哥拉出现的令人遗憾和痛心的局面，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在非洲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支持下，安哥拉人民经过英勇斗争，终于结束了葡



葡萄牙在安哥拉长期的殖民统治，安哥拉成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这是安哥拉人民不屈不挠地反对葡萄牙殖民主义的斗争，特别是六十年代开始的武装斗争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对此，我们同非洲国家和人民一样感到高兴，并向安哥拉人民和安哥拉三个解放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但是，葡萄牙的殖民统治虽然结束了，独立后的安哥拉却未能组成民族团结政府，出现了分裂和内战的不幸局面。这完全是两个超级大国的争夺，特别是打着“社会主义”招牌的超级大国露骨的扩张和粗暴干涉造成的。

众所周知，安哥拉三个解放组织过去为了反对葡萄牙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共同目标，都长期进行了武装斗争，为安哥拉民族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非洲统一组织对进行武装斗争的三个解放组织都给予承认和支持。为了促进安哥拉三个解放组织的合作和避免内战，非洲统一组织推动它们签订了加强团结，放弃使用武力作为解决问题的手段，和联合实现独立的协议。三个解放组织曾一起同葡萄牙政府达成安哥拉独立的协议，并由它们共同建立了过渡政府。但是，苏联根本不顾非统组织的立场和三个组织团结对敌的协议，竟然封这一派是革命的，骂那两派是反动的，挑拨离间，蓄意制造分裂，并且运送大量武器，甚至运送安哥拉人民在反对殖民统治时期从未得到过的重型武器，支持一派，从而挑起了安哥拉的内战。它还不断在非洲国家之间挑拨离间，制造分歧。非洲的团结大局正在遭到空前严重的威胁。另一个超级大国也不甘落后，积极策动南非当局插手。安哥拉三派间的冲突迅速扩大为全国性的内战。安哥拉的局势变得越来越复杂了。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为了同美帝国主义争霸非洲，完全把自己置于同非洲统一组织为敌的地位，肆意破坏该组织在调解安哥拉问题上的一切努力。非统组织号召三个解放组织实现和解，联合组织全国团结政府，而苏联却大搞阴谋，反对它们之间的和解。非统组织要求安哥拉三派立即停止冲突，它却千方百计地扩大安哥拉内战，加紧运送各种武器，使军事冲突越来越升级。

非统组织和许多非洲国家为了促进安哥拉各解放组织的团结和停止武装冲突作

了大量工作，并且提出了关于安哥拉三个解放组织立即停止内战，组成民族团结政府等一系列积极建议。他们的这一正义立场完全符合安哥拉和整个非洲人民的利益。我们表示高度赞赏和坚决支持。令人不能容忍的是，苏联却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甚至不惜赤膊上阵，接二连三对一些非洲国家进行威胁和施加压力。很明显，苏联的矛头所向，不仅是针对个别非洲国家，而且是直接指向非统组织和全体非洲人民的。苏联的这种种行为，引起了许多非洲国家和广大非洲人民的愤慨和不满。我们坚决谴责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这种与非洲为敌的霸权主义行径。

苏联对安哥拉人民解放事业进行疯狂破坏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安哥拉地处非洲南部，濒临南大西洋，千里海岸有优良港口，战略位置十分重要。苏联妄想南部非洲建立势力范围，一心想把安哥拉置于它的控制之下，成为它同另一个超级大国争夺南部非洲和争夺南大西洋制海权的重要据点。它对安哥拉的丰富资源也垂涎已久，急于插手掠夺。它还阴谋通过分裂安哥拉的解放组织，进而分裂非洲国家，以便混水摸鱼，加速它对整个非洲侵略和扩张的步伐，加强它同另一个超级大国争霸世界的地位。

中国政府 and 中国人民一向坚决支持非洲各国人民反帝、反殖的革命斗争，坚决支持安哥拉人民反对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正义斗争。对安哥拉三个解放组织，我们从来都是一视同仁，友好相待，并对它们反对葡萄牙殖民主义斗争提供了包括军事援助在内的各种援助。我们认为，安哥拉三个解放组织是兄弟组织，在艰苦的反殖武装斗争岁月中他们是战友。它们有一切理由恢复团结，而没有任何理由对抗、分裂，兵戎相见。因此，我们一直劝他们求同存异，团结对敌。自从他们同葡萄牙政府达成定期实现独立的协议后，我们就不再向三派解放组织提供新的军事援助。苏联诬蔑中国“干涉安哥拉内部事务”完全是贼喊捉贼的卑劣伎俩。社会帝国主义在安哥拉干下的无数罪恶，无论怎样也是掩盖不了的！

我们衷心希望，安哥拉三个解放组织以安哥拉民族利益为重，以大局为重，团结起来，消除分歧，共同对敌，排除超级大国的插手和干涉，为建立一个民族和睦、团结、统一和真正独立的安哥拉而共同努力。

莱萨·马克斯先生（乌拉圭）：请容我就马尔维纳群岛的案子说几句话。 以我作为美洲公民的一员以及作为同阿根廷人民保持兄弟般的联系的乌拉圭人的双重身分，马尔维纳群岛的问题对我是特别重要的。 这双重的身分使我深感荣幸，但是我并不因此就失掉让我有资格在本崇高的大会上讲话的基本品质，即问心无愧的态度，而其根据在于原则的真诚与公正，以及对于我必须阐明的法律和事实所作的真诚和公正的考虑。 此外，如果我不如此，我就是在行为上不符合我作为守法的人的良心。

在可能的范围内，我将设法不对大会提到和引用过去几年的辩论中所重复过的发言和原则。 我将把自己限定只对最基本的问题说话，以支持我国政府的立场。

只举最早的例子来看，尽管在一五二二、一五二七、一五二九、一五四一年以及在塞巴斯提安·卡柏特所携一五四四年西班牙航海家的记事和地图上载有这些岛屿，可是发现这一群岛的那位西班牙航海家的姓名并不为人所知。

但是，就算把这一无可驳斥的关于发现的证据除外，西班牙的要求也不仅是根据当时在法律上有效的这一事实而已，另外还是有条约——举一个基本文件为例，托尔德席拉斯（一四九四年）条约——确定其领土的范围的。

教皇训谕上载有这些地区的海洋、一部分陆地已发现或仍待发现的远近岛屿的分配办法。 从理论或法律的观点看，这些训谕或是它们所根据的原则，是可加以反驳的，但是，不能从当时欧洲的观点来反驳，因为，欧洲尊重这些训谕，认为它们可防止许多可能的冲突，给予当时的世界一种在今天仍为人们渴求的理想方式，即承认有一个更高的权力，只要它尊重个别的国家，即同时为这些个别的国家所接受。

英国承认当时这些国际法文件的实际权力，并将它们应用于对爱尔兰的领土要求上以及颁发专利权特许证方面。

历史把一七六四年作为法国国王正式代表的布甘维尔明确地定为第一个实际的统治官。 一九六六年的《英国官方公报》注意到了这个最早的统治者。

紧接着在一七六五年，英国开始探查这个地区，把西班牙人称为克鲁萨达港和法国人称为克鲁萨德港的这个地方命名为埃格蒙特港，接着，差不多在布甘维尔第一次以法国名义占领之后两年，它就为麦克布赖德所占。

西班牙立即作出了反应。它与法国达成了归还占领领土的协议，补偿布甘维尔在殖民尝试中花去的费用，但是腾出这些岛屿，以承认更正当的西班牙领土要求。

西班牙面对着英国的领土要求，并断定通过外交途径的努力已经无效，即下令管辖这些岛屿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总督进行军事出征，于一七七〇年驱逐了英国人。接下来就是复杂而有时又是秘密进行的谈判，最后达成了光荣的妥协，以象征双方的满意。英国人回到了埃格蒙特港，渐渐治愈受损的自尊所遗留下来的伤痕——这是因当时复杂而危险的欧洲政治局势而促成的一种安排——而西班牙人仍保有对这些岛屿的主权。协议得到了执行，英国军队于一七七四年离开埃格蒙特港。

这一连串的事实到此结束，但是当我们明白了它们所反映的哲学时，心里不免充满了伤感。海军大臣埃格蒙特爵士在一七七五年七月二十日——即撤离之后一年——有关马尔维纳群岛问题的一封信中说：“无可否认的，这个产业是整个太平洋的关键。这个岛屿能够控制智利、秘鲁、巴拿马、阿卡普尔科，总而言之，太平洋边缘所有西班牙领土的港口和贸易”。这些话表示了一种粗暴的政治哲学，可惜它的原则并不能归因于某一个政治家，更不用说是某一个国家了。它是当时各个大国的指导原则，它一直被延用到本世纪，而在我们这个时代，英国本身就曾尽力加以改变。

从一七七四年到一八一〇年五月二十五日，独立的过程从普拉特河的总督管辖区开始，西班牙和平、公开、继续而有效地执行了它的任务，进行着甚至于涉及和影响到英国舰只的海岸防卫和海岸管制的活动。

在断绝了把我们同宗主国联系一起的束缚之后，在美洲是使用什么样的法律原则来表明已在建立的各个国家实体，并同时可用以阻挡欧洲强国对分裂了的西班牙帝国的要求呢？

使拉丁美洲免去许多冲突，并使因独立斗争而筋疲力尽的大陆免去许多流血事件的法律调整原则就是：占领地保有原则。先前西班牙的殖民地充分接受这一原则，博利瓦尔、圣马丁、阿蒂加斯和所有主张独立的政治家均宣告并遵循这一原则，除了被外来武装部队废止之外，它是经常被应用于拉丁美洲的。它在罗马法上的起源和意义与本案无关。对拉丁美洲而言，它是指在法律上承认行使于当时作为殖民地的各省分或其他领土单位上，并于它们获得自由及变成独立主权国后仍继续使用的国家权力。

这个原则经常被引用，以决定在非洲和亚洲建立的新国家的权利。举一个欧洲的例子，当瑞士担当拉丁美洲各国疆界的仲裁人时，它就应用了占领地保有原则。当美国于一八一四年签定了它与英国自治领设定疆界的和平条约时，也使用了这个原则，因而使它也适用于联合王国。

因此，这个原则从头开始就作为美洲的原则而存在，后来并成了世界国际公法收录和认可为一项规则。

由于上述原则，因此我们在一八一〇年有了由马尔维纳群岛组成的阿根廷联邦，在一八二九年，由于行政改组，它被划为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一部分，作为由派驻萨莱达德港的司令领导的政治和军事司令部。

这就是一八三三年，在离联合王国 12,320 公里、离阿根廷土地只有 554 公里的土地上所存在的实际和法律情形。

从一七七四年到一八三三年超过五十九年的时期内，在阿根廷进行了变化最大的政治、外交、立法和行政行动。当中有拉埃尔奥伊纳司令通知船只关于在沿岸航行及捕鱼的规定的宣言；一八二一年有关同一问题的立法和一八二三年，除其他事项外，有关土地裁定的立法；一八二五年联合省与英国之间的和平友好条约，这一条约对于把先前由宗主国享有的一切权利和产权过继给新的国家的原则，并无任何保留，或相抵触的意见。

值得注意的是在一八二九年，由于我们提过的行政当局本身所顺从的管辖权，

英国政府通过其使者帕里什提出了一封抗议书，其中说，这种措施是与它根据“对该群岛的发现和其后的占领”而拥有的主权不符的。鉴于我曾经说到的一切经过，这种争辩似乎是大肤浅了，不值得加以注意。这就是我读过的一七七五年埃格蒙特爵士的信中不解之点超越了任何法律原则。

我们必须提到的是在那几个月中，在蒙得维的亚的英国领事曾责备那肯船长在马尔维纳的行为，该船长的行为侵犯了由布宜诺斯艾利斯正式指派在那里行使权力的弗内特先生的管辖权。

在一八三三年一月三日，克里奥号轻巡航舰在皇家海军翁斯洛上校的指挥下迫使派内多司令撤出这些岛屿。这是他们的人民移居岛上的开始，这种局势一直延续到今天。

在这个发言中，我们并未提到诸如阿根廷与美国的冲突等事实，因为我们相信这些事实虽然始终都是证明阿根廷共和国对这些岛屿经常行使着有效的主权，可是仍与本案无直接的关系。

从英国占领一开始，阿根廷就通过外交途径采取旨在改变这种局势的步骤。从那以后它就尽了各种必要的努力去保护自己的权利，同时，实际上说来，没有一个集会或国际会议上它没有提出过自己的看法。

现在的问题是使马尔维纳非殖民化的问题。应该使用什么样的原则？

乌拉圭和整个的拉丁美洲对殖民地属地的原则有一个清楚明确和验证过的理论，在所有的国际论坛，包括本大会堂在内，均曾表示过：即殖民主义必须完全从人类历史中废除。所幸是这个原则已日益为无可否认的事实所证实。

在非殖民化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区别两种完全不同的局势，因此这两种局势也就需要两种不同的解决方法。换句话说，我们必须区别人民的非殖民化和领土的非殖民化。

在第一个情况中，世界上各自由国家必须由已经失去其作为国家的独立特性，但仍不因殖民制度而失去其原来人口的人民所组成：换句话说，他们已保留了他们在社

会学上的独立特性。在第二个情况中，我们是在讨论领土的非殖民化，而非殖民地人民。这是美洲局势中最普遍的情况，这些局势是肇因于非法占领一个国家部分领土的行动——换句话说，在那里它的完整性受到了破坏。此外，在与前者相对的情况中，一般来说——此即马尔维纳的情况——原先的人口并未保留下来；他们已被因军事或经济的理由或因这两种理由而派来分遣部队的占领军强迫撤离家园了。

在前一种情况中，乌拉圭主张以使用这些人民的自决原则来作为唯一可行而公正的解决办法。

在另一个情况中，自决原则对我们而言似乎并不是最相关的。保卫领土完整的原则已深植于美洲的法律传统中，因此拉丁美洲在旧金山即坚持要求宪章明确保证这种的完整，并无条件谴责侵略和因这类侵略而产生的领土合并。

如我们过去所说过的一样，乌拉圭在丹巴顿橡园正确地表达了美洲国家所亲切感受的这种感情，当时我们提出了以下修正案：

“1. 本组织基于以下基本原则：

(a) 它所有成员国在法律上平等的原则；

(b) 保持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以及享有充分主权的原则。”

这就是说自决原则固然是世界上大部分地区变动的法律基础，却不能牵强曲解，用以巩固既成的局面，以致因对其他国家使用暴力而产生的行动，——或因违背法律的任何其他理由而产生的行动，成为合法。

由于我们所提出的事实和法律基础，我们的结论是：就马尔维纳群岛的情况而言，自决的原则不应被用来解决问题。

我们碍难承认一批被移来的日益减少的人民——其人数仅勉强达2,000岛民——可以决定一种我们相信本来就是源于违背法律的行动而发生的局面。

既然放弃了自决原则，我们认为有必要举行能够对马尔维纳主权的纷争达致圆满解决办法的谈判，这种办法须按照大会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六日第2065(XX)

号决议，顾及这些岛屿居民的利益；而很有成功希望的一九七一年布宜诺斯艾利斯联合声明，就是根据该决议而来的。

这个声明解决了如护照、免税、空运、航运、服役和征召等基本问题，所以已经产生了重要结果。

这是一个主权问题、自决问题和乌拉圭所据以陈述其立场的问题。

请容我分析和评论一下存在于该区的现实，借此就自决问题再说几句话。

我们设想英国支持自决原则是要保护岛上居民免于一切外国经济、文化的影响及不相容的外国习俗，这些影响和习俗会迫使岛上居民移居大不列颠，或是接受想必是来自阿根廷共和国的那些影响。

虽则我们是尊敬英国人的朋友，而对于乌拉圭，英国曾发生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在上一世纪后半部和本世纪的大部分，我们也不认为这种理由是健全的。

如果我们想象到邻近这些岛屿的一个地区——具有同样清楚的阿根廷特性的地区，即巴塔哥尼亚——去看一下，我们就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几个最好的畜牧农场之中——正如在岛屿上一样，养羊也是那里的经济基础——我们会发现英裔阿根廷人的产业上有最佳的羊毛、最佳牲畜及最佳的组织。

这些英裔阿根廷人的英国祖先于四代或不止四代以前来到了巴塔哥尼亚，他们自己现在仍保持着所有的英国传统；他们同血统最为繁杂的阿根廷人和平地居住在一起；他们发现自己的习俗和制度受到尊重，并有很深的作为阿根廷人的感觉。此外，他们的家族姓氏还出现在阿根廷共和国的军事、政治、经济和社会历史中。

在我提到的想象旅行中，如果旅客是英国人，我怀疑他在那些遥远而冰冻的地区中会忽然惦念自己家乡的礼仪和习俗，同时，在吃茶点的时间，他也可以坐在壁炉旁边谈论天气和当天发生的事情——这就是两国人民间兄弟般友谊的具体表现。在旅行结束后，我们坚决相信我们并不能以很大的信心来维护 2,000 个岛民的自决原则，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人如果要继续深造，都是跑到阿根廷共和国去的。

乌拉圭相信尽管问题可能有其困难，但是通过谈判是不会不获得解决的。它



认为各国人民能够而且必须相信谈判。它相信利用谈判是可以达成由信任其他人而来的和平的，同时相信信任也只能来自和平。它相信没有了和平与信任，这个世界就承担不起无分贫富威胁着一切人民的危机所产生的后果。它相信，要从折磨许多人民的欠发展状态中出头，其基础就在于信任。

无疑的，国家间的纷争总是有许多妨碍了解的精神上和实际上的因素，这些因素的性质是属于历史上、地理上、经济上和战略上的；其中最坏的因素可能就是民族自傲心理，加上大小事件的推波助澜，并且常常有第三国从旁挑动。

乌拉圭和阿根廷通过谈判，已为世界树立一个榜样，在互相了解的基础上解决了两国间年代很久的问题——它们在普拉特河疆界问题。在这个问题中，我提到的所有因素都出现了。但是在今天，把我国与阿根廷分开的这条河流却团结了两个国家，并同时构成了我们相互的疆界。

主席：我请要求发言的联合王国代表行使答辩权。

理查森先生（联合王国）：乌拉圭代表刚才对在我国政府管理之下的福克兰群岛发表了一篇很长的声明。当然我们会最仔细地研究他的发言。在现阶段，我只是要保留我国代表团在其后认为必要的时候提出答辩的权利。

下午四时五十分散会